

走進內地的辦公室

愉
韻
度
曲

梁君度

近日有內地友人囑我揮毫，為上海客戶書寫兩幅中堂直幅，一為無門慧開禪詩，一錄唐溫如《題龍陽縣青草湖》。中堂形制格局開闊，須高闊空間方能承托，這讓我觀察到一種有趣的當代審美現象：辦公室的牆面陳設，最能照見主人的心性格局。

多數人直觀以為辦公室多掛國畫山水花鳥，但若綜合觀察全行業風貌，便會發現：書法的普及度與覆蓋率，遠超繪畫，是當代中國辦公室最溫潤、最持久的精神背景。

機關與事業單位辦公空間，書法居絕對主流。「厚德載物」「海納百川」「行穩致遠」等楷書、行書作品，是最常見的空間點綴。文字表意直白、氣象端莊，克制素雅、不尚浮華，契合政務場所嚴謹沉穩的氛圍，講求堂堂正正的廟堂氣，無須繁飾，自具威儀。畫作在此極少作為主裝飾，僅茶室、接待區偶作點綴，書法儼然成為公職空間的無聲氣度與精神語言。

企業高管與私營業主的辦公室，書畫各有分工，平分秋色。小幅書法靈活百搭，適合側牆、隔斷與會客區，內容可契合企業理念。金融、律所等行業尤愛楷隸，取其方正穩

重、古厚沉潛之質，兼具書卷之溫雅與金石之蒼勁。而大幅山水國畫，多置於辦公桌後主牆，取靠山穩固、興業昌盛的美好寓意，以恢弘畫境撐起空間氣場。

至於文教、書畫、傳媒領域，書法更是壓倒性主流。從業者崇尚筆墨道統，視書法為修心見性、彰顯格調的方式，講求筆墨間的逸氣與山林清氣，揮毫落紙，自在灑脫，於黑白虛實之間藏盡文人胸懷。新興創意行業雖多現代裝飾，但並不能改變書法在職場審美中的主流地位。

書法之所以能佔據當代辦公審美核心，自有其獨特優勢。其一表意直接，一字一句皆可寄志抒懷，遠比畫作的意象隱喻更易共情；其二適配性極強，大小空間皆可安放；其三風格克制百搭，適用於幾乎所有正式場景。更重要的是，書法是中國原生的線條抽象藝術，以筆墨枯潤、輕重、虛實構造氣象，一紙留白，盡顯東方審美的高級與從容。

鍵盤時代，手寫墨跡是彌足珍貴的人文溫度。每一幅書法，都是不可複製的心靈印跡。畫可撐場面，字可見本心。遍觀內地辦公空間，書法從不只是裝飾，更是當代中國人潛藏的文化認同與精神寄託，無聲無語，默默地撐起一方空間的格局與氣韻。

姚
弦
雅
音

姚珏

剛剛結束意大利跨國巡演歸來，我終於迎來難得鬆弛、可以靜下心來與自己相處的一周。回望今年3月到7月底，幾乎是馬不停蹄、全程無休的狀態。也正因如此，這周短暫的留白，顯得格外珍貴。本周我只安排兩場必要會議，其餘時間，我留給了居家整理、生活沉澱與自我調整。家的意義永遠能把世界的無涯又收藏於咫尺之間，通過思考和沉澱，讓人重新出發，迎接更加廣闊的天地。

最近看了國泰80周年特別呈獻的廣告《家在咫尺》，讓人感動，這個片子用懷舊的方式傳達了香港人的情懷，也探討了超越時空的家的意義。片中講到一對母女，媽媽曾經受自己飛行員父親的影響夢想翱翔天空，但卻沒有如願。女兒想赴海外追尋夢想學習舞蹈，本來媽媽是反對的，但當想起自己的追夢理想，最後還是支持女兒。當女兒在海外遇到困難，雖然遠隔重洋，但家的溫暖和安慰卻超越時空。當女兒獲得成功，回到香港與母親重逢，她們又像當年住在啟德機場附近一樣，一起去看飛機起飛，家的療癒、沉澱和鼓勵，讓夢想永遠可以傳遞、傳承、傳播，可以勇敢地重新出發，翱翔天際。

一個人的成長在家庭中獲得的不僅是溫暖，更是助力思考成長和提升。我偶然看到牙買加奧運短跑名將謝莉安·弗雷澤-普賴斯（Shelly-Ann Fraser-Pryce）的人生故事，深受啟發。作為高齡依然馳騁賽場的短跑選手，她2025年38歲時才結束職業生涯。最讓人敬

佩的是，她在生完孩子、身心狀態全然改變後，依然堅持夢想重新調整，再度拿下世錦賽冠軍的堅韌。她分享過一句話，樸實卻極具力量：人生每個階段，身體、狀態、需求都完全不同。人要懂得隨時審視自己、不斷調整自己，才能穩住狀態、走得長久。

這句話正好說中了我此刻的心境。長期處於高密度、高節奏的奔波中，我們常常忽略向內關照自己。這一周在家裏的留白放空，於我而言，不僅僅是休息，更是一場深度的自我修復與重新校準。家在咫尺，不僅僅是親情的「天涯若比鄰」，更是一種平靜、一種冥想、一種昇華，家讓我們每個人更好地去暫離繁華，思考自己真正的需要，整理心情再次出發。

因此我趁着居家整理的安靜時光，沉澱和思考，重新梳理了自己的生活節奏，為當下的自己，重建一套更適配的日常體系。越是常年深耕藝術、持續育人、持續做文化交流，我越是明白：所有長久的熱愛、長久的輸出、長久的堅持，靠的不是一時的衝刺，而是穩定、健康、可持續的生活節奏。

很喜歡內地歌手任素汐在歌曲《別來無恙》中的歌詞：「拿腳底下的泥，給種子蓋個小家」「別來無恙啊，我最親愛的你，攥緊你的寶劍和童話，讓我們啊策馬走天涯。」

「家在咫尺」是一種樸素，更是歲月靜好，生生不息，人生要一路向前，既要敢於奔赴山海、勇於突破，更要懂得適時在家裏停下腳步，沉靜閉悟，「日子很長」，等待種子開花結果，香氣自來。

家在咫尺

史詩《奧德賽》本身魅力不亞於電影版

想
入
飛
飛

鄧飛

近日觀看了一段關於古典史詩《奧德賽》改編為電影的深度對話，比荷里活那些八卦媒體不痛不癢的採訪強太多了。

這場訪談觸及了一個極具爭議的文化現象：當代西方影視工業對古典文學的強行解構，用基督信仰的救贖觀來重構古希臘，而且還是邁錫尼文明時代的古希臘傳說，這不能說不是一個冒險的創意，剛好與20多年前，羅素高爾主演的電影《帝國驕雄》相映成趣。邁錫尼時代的希臘英雄，驅動他們的是「榮耀」（Kleos）與「血性」，他們敬畏神明卻從不奢求原罪的救贖；而基督教義下的救贖觀，則是數百年後才統治歐洲的精神內核。這種跨文化的嫁接，後者是尚未基督化的羅馬時代，所以電影中出現了符合當時羅馬人習俗，但在今天西方社會中極為罕見的現象：祖先崇拜。

創作者費盡心機去迎合當代的意識形態，卻往往忽略了古典文本原有的、足以跨越時代的人性光輝。我反而覺得，有些在《奧德賽》史詩裏面的故事，本身就很有魅力、很有戲劇張力，也很感人，卻被大導演大手一揮給刪除了。例如：奧德修斯經過一個島國，遇到公主瑙西卡（Nausicaa，宮崎駿漫畫《風之谷》的女主角也是據此命名）。公主幾乎是整部史詩中最為純潔善良的女性，無一絲瑕疵，展現了高貴的同理心與古希臘好客的神聖傳統。公主把奧德修斯帶到父親的宮廷，奧德修斯隱去自己真實身份，只是講述自己漂流海外、返鄉心切的痛苦，公主馬上愛上了這個智勇雙全、有情有義的英雄。面對這份唾手可得的完美愛情與安逸王座，奧德修斯還是婉拒了公主的愛意，一心一意要回到自己的家鄉，與家人團聚。這樣一段充滿古典浪漫主義與克制美學的篇章，被輕易抹去，實在是電影的一大遺憾。

當奧德修斯回到故鄉，重逢妻子之後，他把自己十年海外遇到過的一切女性，無論女神、女人、女巫、女妖，以及那些充滿了危險、魔法與肉體糾葛的荒誕艷遇，全部向妻子佩涅洛佩坦白。但唯獨這段最乾淨的邂逅，他選擇了徹底的緘默；唯獨對這個瑙西卡，奧德修斯絕口不提，長留在自己心底最深處。

那為什麼他對自己妻子隱瞞了這一段呢？是因為內疚？是因為珍視？還是因為那代表了他對世間純粹美好最後的眷戀？我哪裏知道呢！

老人家

爽
姐
私
語

林爽兒

小友是位物理治療師，她來我家幫我老伴做物理治療。她年紀輕輕已經大學畢業，回港投身社會服務有需要的人。我常常覺得物理治療是很簡單的工作，收費又不便宜，所以對這治療沒有太大期望。

不過跟這位治療師挺投緣，閒談間我提到一些問題，那是大家共同面對的老人問題。我先說及老人院的事，以前我一位年老獨身的姑母，本在海外當傭工，退休回港與幾位同是退休的姐妹合租房子居住，她們個個都年紀老邁，知道自己日子不長，所以都被子侄送去老人院，我的姑母也不能例外，由我的叔叔她的弟弟送去。我早知老人院沒有什麼好環境，院方的人也不一定好好照顧，無奈我們只有分批密集地去探望，避免老人沒有家人關顧的情況下被冷待。

小友聽我說後她也說到一些案例，有一位老伯被家人送去老人院，每個禮拜家人帶他回家過周末，回去的時候高高興興，周日要送他回老人院，他便十分不願意，出門口時拚命拉着大門不肯出去，那一個情景小友說起也眼濕濕，我也聽到心

酸。還有一個獨居婆婆，仔女一家去了英國，她好想跟着一起去卻被拒，那邊沒人照顧她，香港還有左鄰右里，好傾好講。婆婆可以怎麼樣？一個人留在香港，學會和外國子女孫兒用手機面談，把自己的時間調整到可跟他們溝通聯絡，天天如此，日夜顛倒，在香港有人傾訴嗎？有，便是我這位小友。

還有另一個婆婆，家人要送她入老人院，她跟家人說：「我去兩個星期試住，不合適我便回家，你們沒時間照顧我，我請護工來，再不成我租地方，請個識講廣東話的工人，我不想死在老人院。」她硬氣，但不是個個老人家都能像她那樣。

小友這個職業見盡人間世，見到太多需要你我在身邊的老人家。在香港地照顧老人，還有照顧者，他們過得怎樣？生活如何？不是三言兩語說得清楚明白。如果真是到了長命百二歲，怎麼辦？



●誰願意去老人院終老？作者供圖

《復仇的人》的改編挑戰

路
地
觀
察

湯損兆

得知邱禮濤導演開拍《復仇的人》（即陳浩基原著《網內人》的電影版），我的心情可謂既興奮又忐忑。興奮的是，這本小說算是華文推理中的一部佳作，能夠搬上大銀幕實令人期待。然而忐忑的，正是改編的難度——尤其當主角確定由劉青雲擔綱之後，我的憂慮甚至多於期待。

先談劉青雲，他的演技無庸置疑，要飾演一個不修邊幅、不按牌理出牌的駭客神探，絕對是小菜一碟。問題在於，「阿涅」的對白中必然涉及大量專業電腦術語——諸如IP追蹤、數據滲透、系統後門等等。這些術語在小說中可以透過註解或敘述慢慢解釋，但化為電影對白，既要唸得流暢自然，又要讓觀眾聽得明白，絕對是一大考驗。稍有不懂，就會變成沉悶的技術說明，破壞戲劇節奏。

不過，這還不是我最大的憂慮。真正令我擔心的，是小說最核心的「一人分飾兩角」敘事詭計。為免劇透，在此不再詳析。小說運用文字敘述，可以輕鬆透過兩條線交叉

推進，讓讀者在最後一刻才恍然大悟。但電影是視覺媒體，一旦在畫面上同時出現兩個身份，或者甚至只是同一個演員演繹兩個角色，那種「身份錯認」的趣味就會瞬間崩潰。這個扭轉局勢的關鍵條件，若處理不當，整套戲的懸念便會蕩然無存。

我實在很想看看邱禮濤導演如何破解這道難題，他是一位經驗豐富的商業導演，擅長節奏控制，但這次的挑戰並非動作場面，而是敘事邏輯的轉換。另一個需要考慮的是小說的專業性——原著有接近十分之一的篇幅用來解釋駭客技術，而這些解釋往往透過阿怡（一個對電腦一無所知的普通人）與阿涅的對話帶出。若電影照搬這種「問答式」對白，觀眾很快就會覺得沉悶。如何將資訊轉化為視覺語言，同時保持迫真性，是第二個難關。總括而言，正因為《復仇的人》有難度，才更值得期待。我很想看看邱禮濤導演如何「合法改編」——《網內人》的精髓不僅在於技術，更在於人性的矛盾。只要抓得住這一點，即使犧牲少許技術細節，相信依然可以是一部出色的作品。



百
家
廊

戴春蘭

小院裏的棗子成熟了。每天二三十個漸次紅透，俏生生地立在綠葉枝頭，明眸善昧，引逗你踩上木凳踮起腳尖竭力伸手夠着採摘。棗兒是本地種，只指頭大小，皮薄肉厚，咬起來嘎嘣脆，宛如山歌在舌尖縈繞，清亮甜淨，餘韻悠長。

這棵棗樹種在家裏已有20多年。前年翻蓋房子，為移栽方便，截去所有枝幹，只留下伶仃的主幹。去年春天，零星冒出幾根枝條，開了幾朵米花，就像大病初癒的人。萬沒想到，今年它一聞到春的訊息，便急不可耐地抽芽長枝開花，滿院棗花芬芳，蜂圍蝶陣。雖然只結了二三百個棗兒，卻帶給我們足足半個月的滿足，更讓人驚嘆造物如野馬般不羈。

小院位於鄉下，離城20多分鐘，並不大，卻也經過精心設計與布置，甚合心意。圍牆下留出六七十公分的池子，一溜兒種下魚腥草、月季、百合、向日葵、蘭花、草莓、玉米，還有薑、香草、薄荷等，轉角的地方種上兩株百香果，纏纏繞繞。這些花草自由慣了，經常抬起小腿彼此踮躡串門，牽手搭腳好不親暱和諧，平鋪開來，就是一幅絨絨的綠錦。

種百合及向日葵，只因心心念念電視劇《金粉世家》中兩個經典的唯美畫面：老七初見懷抱純白百合的冷清秋，着白的老七與清秋躺在金黃的向日葵地裏。可惜網上買的百合球莖，原定白色，開出

不合時宜的花

鵬
情
萬
里

趙鵬飛

剛剛過去的7月，香港降雨量史上第二高。8月還未過半，極端高溫天氣，又刷新了過去143年的紀錄。天文台的科學家們說，正在形成的「超級厄爾尼諾」現象，與華南高壓及熱帶氣旋外圍下沉氣流疊加，為香港帶來了極端酷熱、夏季延長，以及隨後可能出現的降雨偏多與強颱風威脅。

氣象詭譎，草木先知。本以為鳳凰花會如期在6月落下。昨天跑步經過大口環，那株羽葉豐滿枝椏壯碩的鳳凰木，竟還開着零零星星的花。花瓣寥落色澤偏橙，閃躲在濃綠裏，像燒剩下的炭火，偶有風略過，忽然閃過一瞬間的暗紅。抬頭時恰好瞥見，心裏莫名一愣，進而升起一句「你怎麼還沒走」的疑惑。此時，有風正從海面吹過來，枝葉見了晃，開得不合時宜的鳳凰花，又藏進了樹葉裏，像一句沒頭沒尾的話，說到一半又吞回去。全然不似四五月花期時，一樹傾巢而出，火紅熱烈，引得行人駐足露出一片仰慕之色。樹頂上的雲都跟着飄飄的，要燃起來。

萬物有序時，花不時而發，常常被以為是

異兆。

晴雯被攆出賈府，寶玉便道，「階下好好一株海棠花，竟無故死了半邊，我就知有異事，果然應在他身上。」由此，感嘆出一大篇凡天下之物皆是有情有理的文字，並逐一舉例。跟家國大業有關的，孔子廟前之檜，墳前之蓍，諸葛祠前之柏，岳武穆墳前之松，世亂則萎，世治則榮。跟兒女情長有關的，楊太真沉香亭之木芍藥，端正樓之相思樹，王昭君家上之草。雪曹芹藉寶玉之口體察出草木榮枯與人吉凶凶的天人感應。曹公是情深之人，寫情極具胸懷，既得見儒家正統，又垂憐青春女性的傷逝，已不止是見微知著，更有一種悲天憫人的美學視角。

我種了一株廣玉蘭，有十幾歲的樹齡了，枝幹玲瓏窈窕，年年農曆春節前後開花，朵朵碩如白蓮，淡雅端莊。不足半月，花瓣盡數敗落後，一眾葉片嫵媚而生。最近幾年，異象頻出，有時10月會再度開花，有時12月又會開花，只是不如春花繁盛耐開，一兩日就癱軟發褐，像是沒做完的夢，直接摔醒在地上，看得人心下一驚。好在時日已久，並未應在什麼事上。

其實，科學早已對這些解釋得坦蕩直白：

全球暖化、熱島效應、修剪不當、雨水延遲，植物誤判了溫度和日照，出現生理紊亂，或花期不調，或枯木復生，都是應有之意。但人心偏玄，總愛在不可捉摸的幻象裏，寄希望超自然的力量可以在善惡因果之間，不動聲色地維持平衡。於是，感性慾望與理性道德之間的拉扯，一刻也不曾停歇。

我們所活着的當下，誰又不是一株失調的植物？過分的不安，幾乎席捲了全部的人生，從少年到暮年，從情場到職場。會笑着嚥下痛，會痛着釋放酸。在需要被呵護和愛的時候獨自長大，在該戀愛的年紀計算樓價，在要休息的時間拚命加班，在該放手的時候萬般糾纏。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。

自然亂掉了花期，不安亂掉了人生。不合時宜的花，從來都不是開給季節看，而是開給那些始終放不下的人。

●5月在域多利道拍攝的鳳凰花開。

作者供圖

